

習其事。曾射一鹿，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，並其祖名字，及鄉居年月焉，睹之悔懊，自此永斷射獵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鹿娘

常州江陰縣東北石筏山者，梁時有伐材人入此山，見有鹿產，仍聞小兒啼聲。往視，見產一女子，因收取養之。及長，乃令出家為道士，時人謂之「鹿娘」。梁武帝為置觀，名為聖觀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張盍跼

昔張盍跼、寧成二人，並出家於蜀雲台山石室中，忽有一人，著黃練單衣，葛巾，到其前曰：「勞乎道士？」因以鏡照之，見是一鹿。遂責問之曰：「汝草中老鹿，何敢詐為人形？」言訖，化成老鹿而走去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車甲

陶潛《搜神記》曰：有一士人姓車，是淮南人，天雨，舍中獨坐，忽有二少女來就之。著紫纈襦，立其床前，共語笑。車疑之：天雨如此，女人從外來，而衣服何不沾濕？必是異物。其壁上先掛一銅鏡，徑數寸。回顧鏡中，有二鹿在床前。因將刀斲之，而悉成鹿。一走去，獲一枚，以為脯食之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嵩山老僧

嵩山內有一老僧，結茅居薛蘿間，修持不出。忽見一小兒獨參禮，懇求為弟子，僧但誦經不顧。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，僧乃問之曰：「此深山內，人跡甚稀，小兒因何至？又因何求為弟子？」小兒曰：「本居山前，父母皆喪，幼失所依，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。今是以發願，捨離塵俗，來求我師。實欲修來世福業也。」僧曰：「能如是耶？其奈僧家寂寞，不同於俗人。志願雖嘉，能從道，心惟一乎？」小兒曰：「若心與言違，皇天后土，自不容耳，不惟我師不容也。」僧察其敏悟，知有善緣，遂與落髮。小兒為弟子後，精進勤劬，罕有倫等。或演法於僧，僧不能對；或問道於僧，僧不能折。老僧深重之，以為聖賢也。後數年，時在素秋，萬木凋落，涼風悲起，溪谷淒清。忽慨然四望，朗吟曰：「我本長生深山內，更何入他不二門。爭如訪取舊時伴，休更朝夕勞神魂。」吟訖，復長嘯。良久，有一群鹿過，小兒躍然，脫僧衣，化一鹿，跳躍隨群而去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王祐

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，豪富之家也。第宅華麗，擬於貴顯，常開館舍，以待往來。至於珍饈芳醪，雖有千人詣之，曾不缺乏。忽一日，有一道士謁祐，自稱華山道士學真。攜一張琴，負一壺藥，來求寄泊。祐性且好道，既問之，忻然出迎。延於深院，敬待倍常。道士問祐曰：「君如是富，足敵侯伯之樂也。福則福矣，其如不賢。」祐笑而起拜。道士曰：「君設食於門下，以俟賢俊耶？以待餓者而飼之耶？若以待餓，方今天下安樂，餘糧棲畝，人無乏絕，又何飼之？若以俟賢俊，則不聞君延一賢，揖一俊。足以知君自不賢耳。無訝我言，我恐君有憑癡之名，喧嘩於人口，故以此直言以悟君，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。」祐遂慨然動容，再拜之。道士又曰：「我聞人之好樂，必有其師。事縱橫者，實存遊說之志；讀《孫》《吳》者，那無爭戰之心哉！某手攜一張琴，負一壺藥者，豈獨欲勞頓也，抑有旨耳。攜琴者，我知琴有古風，欲人知我好古，又欲化人還淳樸，省澆浮也。負藥壺者，我知人之多病，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。我琴非止自化也，化人也。我藥非止痊自病也，痊人病也。噫！君之富濟於人，與夫家累千金，剝割人者則殊。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，則作矣。必以賢愚有別，慎保身名，無反招謗耳。」祐復再拜。道士乃命酒自酌。才曙，遽辭而去。祐令人潛偵之，見道士化一大鹿，西走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雜說

江陵鬆滋枝江村射鹿者，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管，以鹿心上脂膜作簧，吹作鹿聲，有大號、小號、呦呦之異。或作鹿聲，則鹿畢集，蓋為牝聲所誘，人得彀矢而注之。南中多鹿，每一牡管牝百頭。至春羸瘦，蓋游牝多也。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，卻肥。當角解之時，其茸甚痛。獵人逢之，其鹿不敢逸走，伏而不動。獵者以繩係其茸，截而取之。先以其血來啖，然後斃鹿，何其苦也歟？夫豺麝孔雀，以有用賈害，良可愍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兔

嵐州

永淳年，嵐勝州兔暴，千萬為群，食苗並盡，不知何物變化。及暴已，即並失卻，莫知何所。異哉！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楊邁

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，自云：在長安時，放鷹於野，遙見草中一兔跳躍，鷹亦自見，即奮往搏之。既至無有，收鷹上韉。行數十步，回顧其處，復見兔走。又搏之，亦不獲。如是者三，即命芟草以求之，得兔骨一具，蓋兔之鬼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